



支援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斗争演唱材料

仇恨的火焰

(十二场话剧)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集体创作

北 京 出 版 社

支援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斗争演唱材料

仇恨的火焰

(十二场话剧)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集体创作

北京出版社

1965年

仇恨的火焰（十二場話劇）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集体创作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2 4/16·字数：40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1·690 定价：（5）0.17元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开始于一九六一年。在越南南方的一个村庄里，美国强盗为了修建边平机场，抓农民做苦工，又烧毁了他們祖祖輩輩居住的村庄，强迫搬进“战略村”。人們心里填滿了仇恨。青年农民阿乐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地下工作人員、机场发电厂厂长老滋引导下参加了南方解放軍。

三年后，阿乐鍛炼成为一名能干的机炮连连长。这时美帝国主义准备以所謂“空中优势”进行新的冒险，解放軍指揮部决定袭击边平机场。阿乐勇敢机智地潛入戒备森严的机场，找到了老滋，取回了情报。战士們听到北方遭到美机轰炸的消息，个个义憤填膺，紛紛請战；乡亲们为了使解放軍进入陣地，不分日夜地挖好了通向机场的地道。軍民紧密合作完成了攻打机场的战斗准备。

正当敌人准备再次派飞机轰炸北方的时候，解放軍一举彻底摧毁了边平机场和停放在机场上的重型轰炸机。机场上騰起冲天的火焰，这是越南人民仇恨的火焰，这仇恨的火焰一定要把侵略者烧成灰烬！

美帝国主义一定失败！越南一定胜利！

統一書號：10071·690

定 价： 0.17 元

人 物 表

阿 乐——“战略村”村民，后为越南南方解放军机炮连连长。

阮氏英——“战略村”村民，后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工作人员。

武 征——越南南方解放军营长。

老 湛—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工作人员。边平机场发电厂厂长。

阿 青—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地下工作人员。边平机场工人。

一排长——越南南方解放军排长。

二 寿——“战略村”村民，后为伪军士兵。

巴大娘——“战略村”村民。

黄老爹——“战略村”村民。

范大嫂——“战略村”村民。

“战略村”村民若干人。

解放区群众若干人。

越南南方解放军战士若干人。

本 森——美国侵略军边平空军基地上校司令官。

哈特利——美军上校，“心理战”专家。

美国空军俘虏。

美国侵略军士兵若干人。

伪军士兵若干人。

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一年——一九六四年的越南南方。

第 一 坊

〔一九六一年。

〔黄昏，美国空军基地的工地上。推土机声，载重汽车声，打夯声不时传来……

〔一队抓来的男女民工，扛着成袋的洋灰吃力地走过，一个伪军在这里监工。

伪 军 (吼叫着)快，快！

〔阿乐上，他走在人们的后边。

伪 军 (注视着)阿乐！——又是你！

阿 乐 我怎么啦？

伪 军 你磨蹭什么？快干！

阿 乐 (发急)我还空着肚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〔二寿扛着两袋洋灰凑过来。

伪 军 我不管你空肚子不空肚子，这是美军修机场，不是你们家盖草棚，磨磨蹭蹭不行！

阿 乐 我就这样！

伪 军 这样就不行！

阿 乐 不行，你怎么样吧！（索兴把洋灰袋放在地下）

伪 军 我揍你！（举起枪来要打）

二 寿 老总，别打，你高高手，就让他过去吧！（向阿乐）阿乐，叫你快干，你就快干，扛上吧！（扛起洋灰袋放在阿乐肩上）

伪 军 这还象句话。

二 寿 干吧！

阿 乐 二寿——

二 寿 扛吧，阿乐，反正天也快黑了！

[阿乐扛起两袋洋灰下。]

伪 军 (向着阿乐的背影)这小子就是找揍！

二 寿 老总，他爹跟他孩子都病在床上，心里不好受啊！

伪 军 我不管那个！快干！

二 寿 唉！(下)

伪 军 他媽的，真不叫人省心。(点起一只香烟)

[老湛上。]

伪 军 老湛先生。

老 湛 我是发电厂的厂长。

伪 军 是，(赶快把烟灭掉，立正)厂长先生！

老 湛 (指着面前这片土地)让民工們先停止搬运洋灰，让他們拉碾子吧，平整土地的人手不够。

伪 军 是！厂长先生，那个叫阿乐的小子，不是少干活儿就发牢骚，整天捣乱……

老 湛 阿乐？

伪 军 对，阿乐！

[阿乐和民工們又去扛洋灰。]

伪 军 (指阿乐)就是他！

老 湛 (走向前打量着)你叫阿乐？

阿 乐 对，我叫阿乐，怎么样？

老 湛 (停了一下，向伪军)赶快叫他們平整这段土地！

伪 军 是。

[老湛下。]

伪 军 不搬洋灰了。快，把碾子拉过来轧地！快！

[民工們去拉碾子。

[二寿扛洋灰上。

伪 軍 二寿，拉碾子軋地！

[二寿下。

[民工們拉着碾子向这里走来。

[黄老爹因疲劳过度倒在地上，阿乐来扶。

阿 乐 黄老爹，黄老爹……

黄老爹 不要紧，天气热，一阵头暈……

阿 乐 黄老爹！你的肩膀上都勒出了血……

黄老爹 早晚得累死在这个飞机場上！

伪 軍 你們胡說什么？还不快軋！

阿 乐 (向众)不行了，咱們歇会儿！

伪 軍 阿乐！你还要捣乱？

二 寿 (迎上前来)老总，天气这么热，大伙一天也沒歇一会儿，你行行好，就讓我們喘喘气儿吧！

伪 軍 (想了想)快歇！快干！（踱到远处去）

[人們卸下絆绳，擦着头上和身上的汗水。

黄老爹 (向伪軍背影)畜牲！

二 寿 小点声儿，別让他听见。

阿 乐 听见怕什么！

民工甲 二寿是安順良民，人家昨天已經第一个搬进了“战略村”。

民工乙 怎么样，二寿，享福了吧？

二 寿 反正早晚得搬，不給这飞机場騰地方行嗎？咱們怎么撵得过人家。

女民工 阿乐哥，你跟他們說說，还是讓我們回家看看去吧！

黄老爹 阿乐，你爹跟你孩子不是都病了嗎？

阿 乐 阿英在家照顾着呢，反正他們天黑得叫咱們回去。

民工甲 真不放心哪，咱們出来受一天罪，还不知道家里又遭了什么灾！

「伪軍又上。

伪 軍 “战略村”管理委员会会有命令，从明天起你們住的村子就要收归国有，将来飞机場的跑道就安在那儿！所以今天晚上你們一律不要回村子了，都到新“战略村”去！

阿 乐 什么？——我們不搬！

伪 軍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！

黄老爹 我們的家里还有亲人，还有东西……我們得回去看看！

众 回去看看！

众 回去看看！

伪 軍 你們就放心吧，美国“顾问”都有了安排。該干活了！干活儿去！

二 寿 干吧，干吧！

「远天上升起火光。

阿 乐 （指着远处）你們看，咱們村起火了！

「人們看着。

黄老爹 这群畜牲，他們什么都干得出来！

阿 乐 走，还等什么，回去看看去！

伪 軍 （拦住）不許走！

民工甲 睜开你的眼睛看看，我們的家烧了！

伪 軍 沒有命令，不許下工！

阿 乐 美国佬給了你多少好处？你还是不是个越南人？

（向众）不用理他，乡亲们，走！

伪 軍 你們敢！

[远处，阮氏英喊“阿乐……阿乐……”]

女民工 阿英嫂……

阿 乐 是阿英！

[阮氏英、巴大娘和另一个年轻妇女上，她们冲过伪军，各自找到自己的亲人，阮氏英一头扑在阿乐的怀里。]

阮氏英 阿乐……（泣不成声）

阿 乐 快说，咱们家怎么了？

阮氏英 我出村去挑水，回来一看，一片大火……

阿 乐 爹跟孩子呢？爹跟孩子呢？

阮氏英 都烧在里头了！……

民工乙 阿英嫂，我们家呢？

阮氏英 没了，没了，全没了！

阿 乐 走，咱们找他们算帐去！

[人们欲冲出去——]

[一阵吉普车刺耳的煞车声。]

伪 軍 站开，不要吵，本森“顾问”来了。

[本森上，后边随着两个荷枪实弹的美国兵。]

本 森 他们为什么不干活？

伪 軍 他们正在看他们的家。

本 森 他们的家已经没有了。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都将得到一个新的家庭。为了你们的安宁和幸福，为了你们不再受到越共的骚扰，我们，美国，帮助你们建立了“战略村”。（看看表）是下班的时候了，马上回到你们的新家去吧。我们做事讲究效率，你们应该习惯这一点！

[在本森说话时老灌上。]

阮氏英 (越来越看得清楚,指着本森)是他? 带人去烧村子的就是这个美国人!

[一个短暂的停顿。

阿 乐 (举起一把鎗头)我要砸死你!

[阿乐向本森扑去——

阮氏英
二 寿 阿乐!

[美伪军士兵和本森自己都举起枪来,拉枪栓的声音。

老 湛 (大喝一声)放下! (一把按住阿乐,夺过他手中的鎗头扔在地下)

阿 乐 你!

[阿乐要打老湛,老湛把他两只手一起抓住。

老 湛 (命令两个美国侵略军士兵)还不把他捆起来!

[两个美国侵略军士兵捆阿乐。

本 森 把他带到警备队去!

阮氏英 去警备队?——乡亲们,救救阿乐啊!

民工們 不能把阿乐送警备队!

阿乐沒有罪!

阿乐沒有罪!

老 湛 (拦住向本森拥去的民工們)不許乱吵!(斬釘截鉄)要懂得,誰杀人,誰就應該偿命!

阿 乐 是誰杀了人?是誰烧了我們的房子?

民工們 (更强烈地)你告訴我們,是誰杀了人?

說!誰?

誰……

……

[工人們繼續向本森和老湛围来。

本 森 (略显惊慌)拦住他們,拦住他們!

老 湛 (向两个美国侵略军士兵)过来,保障本森“顾问”的安全!

[他们把阿乐交给伪军士兵,跑过来,站在本森的身边,端起枪来。

阿 乐 (冲着老湛)越奸!卖国贼!

[工人们不顾美国侵略军士兵的恫吓,把本森围得更紧,情绪也更激烈。

老 湛 (从伪军士兵手里接过阿乐)去,你也去,保护“顾问”!

[伪军士兵也跑过来,工人们不停地喊着。

[美伪军一起向天鸣枪两响,喊声稍静。

本 森 (气略略壮起来,指着老湛)老湛先生,你是电厂厂长,你是这个工段的负责人,这个事件的发生,你要负责!

老 湛 是,我亲自把他送走!(推阿乐)走!

[老湛带阿乐下。

阮氏英 (向阿乐走的方向冲过去)阿乐!

[阮氏英被伪军士兵推倒在地上。

——灯暗

第 二 坊

[前场当天的傍晚。

[郊区公路旁边的一座茅屋,屋外是一个椰子摊。这里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联络站。

[幕启时,一个年轻姑娘坐在屋外,看着她的椰子摊,嘴里不时哼着越南的民歌,茅屋里面坐着一个人——他是武征。

[阿青押着阿乐上,阿乐仍被绑着双手。

阿 青 站住！到了。

阿 乐 这是什么地方？

阿 青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
阿 乐 你把我送到这儿来干什么？

阿 青 怎么，你爱去警备队啊？（对年轻姑娘）给我削一个椰子喝！

〔年轻姑娘和阿青互相说着接头的暗语。〕

年轻姑娘 要逼椰吗？甜。

阿 青 我爱喝三观椰，解渴。

年轻姑娘 这儿有火椰。

阿 青 我嫌它酸。

年轻姑娘 好，你先等一等。（入内）武征同志，机场来人了。

武 征 好，叫他进来吧。

年轻姑娘 （出来）进去吧。（自己留在屋外，继续哼着歌）

阿 青 （向阿乐）走，进去！（推阿乐进屋）就在这儿好好呆着。
（向武征）从飞机场送来的，他闯了祸，叫我把他交给你。

武 征 我明白了。

阿 青 还有，（从改锥柄里拿出一张纸来）这个也是叫我交给你的。

武 征 （接过来看，然后烧掉）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。

〔阿青出来，绕到茅屋的后面去了。〕

〔阿乐愣愣地看着这间房子，看着武征。〕

武 征 你叫什么？

阿 乐 阿乐。

武 征 种庄稼的？

阿 乐 嗯。

武 征 闖了禍啦，小伙子！

阿 乐 （仍帶着敵意）本森燒了我的家！

武 征 你呢？

阿 乐 我要打死他。

武 征 （上去給阿乐解綁）把綁給你解开，你不跑嗎？

阿 乐 既落到你們手里，我還上哪兒跑！

武 征 你看這几象警備隊嗎？

阿 乐 （疑惑地）誰知道你是干什麼的。

武 征 你坐下。

阿 乐 （坐）干什么？

武 征 家里還有什么人？

阿 乐 爹跟孩子都燒死了，還剩下個老婆。

武 征 田沒有了。

阿 乐 叫本森他們修了飛機場。

武 征 老婆也叫他們趕進“戰略村”里去受罪？

阿 乐 那還好得了，能再活着就算便宜。

武 征 你也沒辦法回去了，對嗎？

阿 乐 （感到問得奇怪，稍稍和解地）那就看你們有沒有人心了。

武 征 （笑了笑）我們是可以叫你回去的。

阿 乐 你們……？

武 征 可是本森他們不會叫你回去，他們能夠饒得了你嗎？

阿 乐 反正在哪兒也是死。

武 征 你倒是想得開——小伙子，應當想到活。

阿 乐 想到活？

武 征 對，活着去跟他們拼，去報仇！

阿 乐 去報仇？（看着武征）……你！

武 征 咱倆認識認識吧。

阿 乐 你是什么人？
武 征 游击队。
阿 乐 游击队——你骗人！
武 征 我还是警备队？
阿 乐 （停了停，囁嚅地）不……也不象。
武 征 那，依你看我象个干什么的？
阿 乐 你……倒也象个种庄稼的。
武 征 （笑）看得不錯！（伸出自己的手来）没种过庄稼，没有这样的手。（阿乐认真地看着）能够相信我的话啦嗎？
阿 乐 （反詰地）你的田呢？
武 征 打小儿当僱工，根本没有过田。
阿 乐 家呢？
武 征 早沒了，在抗法战争的时候，家里的人都牺牲了。
阿 乐 （停了停）你真是游击队？
武 征 真的。
阿 乐 你们打美国佬嗎？
武 征 打！
阿 乐 边平机场呢？也打嗎？
武 征 要打的。
阿 乐 本森呢？
武 征 这些美国佬，我们要把他们都赶出去，或者就叫他们死在越南，再也回不去！
阿 乐 （試探地）我能够参加到你们里头来嗎？
武 征 当然能够。
阿 乐 （又一迟疑）可是我怎么会到了你这儿。
武 征 美帝国主义欺侮了你，越南人民救了你。
阿 乐 刚才送我来的那个人，他……

武 征 不光是他，是人民帮助你参加了革命。

阿 乐 参加了革命？

武 征 对，这样人民就交给了你新的任务。今后你光想着报一个人的仇就不够了，你要为全体越南人民报仇；光想着打死一个本森，打一个边平机场也不够了，你要去解放整个的越南南方。

阿 乐 我吗？

武 征 当然不光是你，你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。

阿 乐 你这话对！——我现在就算参加了游击队了吗？

武 征 算了。

阿 乐 你给我枪吧！

武 征 现在就要？

阿 乐 没有枪怎么革命？

武 征 說得好，阿乐同志，回到解放区就给你。

阿 乐 你叫什么？

武 征 我叫武征。

阿 乐 咱们什么时候走？

武 征 今天夜里——先休息一下吧，路还不近呢。

阿 乐 只要是条活路，只要是条革命的路，多远我也能去。

武 征 好！（走出茅屋）

阿 乐 （激动地自语）我参加革命了！……我就要有枪了！……阿英，你等着我吧，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。

〔武征和阿青从茅屋后面走过来。〕

武 征 这是一份重要文件，把它带回去。

阿 青 好。

武 征 送来的小伙子很好，我谢谢你们。可能的话（指着屋里）注意照顾一下他的家。